初枝欣折下扬州

胡晓军

从李白和孟浩然始，扬州这座城市，就是让人吟着“烟花三月”之句，欣欣然、飘飘然而下的。“烟”为细雨朦胧、柳絮似雾，“花”是群芳烂漫、碧草如茵，皆为三月风物。下扬州，最好是春季。

却也有人在此一呆便是三载，一梦就过十年。想必除了烟花，扬州一年四季都有留人之物。在杜牧，是青楼；在我，是早茶。

品尝扬州早茶，朱自清的那篇《扬州茶馆》不可不读。这位浙江才子自称扬州人，因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均在扬州度过。作此文时，朱自清已身在北京、人到中年，曾哀叹童年的记忆，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，直到了可惊的程度。却有一样是大水无论如何都冲不去的，就是早茶。他记得当年茶馆麇集所在：“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，茶馆最多，往往一面临河。”还能如数家珍地道出它们的字号：“香影廊、绿杨村、红叶山庄……尤其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，随风飘展，复活了的绿杨城郭是扬州的诗意，而且里面有小池、丛竹、茅亭，格外幽静。”就连茶客们的情状，他也记得一清二楚：“每天早间九时左右到茶社，会坐到十一时以后才离开。午后三时以外，便又到了茶社，直待暮色苍然，这才安步当车地施施离去。”

我去的正是北门外临河的一家。三层仿古建筑，底楼大堂，二楼雅座，三楼包房，无不开阔轩敞，一应端庄洁净，均为仿红木的桌案靠椅、青白瓷的杯盘碗盏，给人以郑重其事的正餐感。

的确，扬州茶点是不负食客以正餐的态度对待的。虽然它在浩大的淮扬菜系中，只是镬鼎中的小小一脔；但就是这一脔，正处扬州历史肯綮、文化血脉和生活肌理的胶着之处，故此要用口舌细细品味，更须以心灵深深感受，以此一脔之味，得悟全鼎之调。

比如肴肉。选带腱的猪腿肉以淮盐、香料暴腌，用细绳扎紧压制成形，阴干、蒸熟、冷冻，切成小指厚的长方砖块，其色微透明，其味极鲜嫩，佐以镇江醋和细姜丝，清新醇香，百食不厌。又如干丝，以薄刃将白豆腐干开片切丝，细若秀发；再以清纯火腿鸡汤慢火煨制成金黄色，配以同等纤细的火腿丝、笋干丝外加一撮指甲盖大小的河虾仁，吃时拌匀，嫩滑中带柔韧，清新中显腴美。干丝除了煮，还可以烫，这次全然不用鸡汤，纯以滚水烫熟，滗水后抟成圆锥状，加姜丝、虾米、嫩笋丝各一小撮，淋以黄豆酱油、小磨麻油，鲜爽中略含有甜味，与煮干丝恰成双璧。对于各自的用处与妙处，朱自清说得清楚：“所谓煮干丝，那是很浓的，当菜很好，当点心却未必合适。”“烫干丝就是清的好，不妨碍你吃别的。”

时光烙印　（速写）　王钰斐

再如面食。“妙手纤纤和面匀，搓酥参拌擅奇珍”，说的正是扬州的面食功夫，其中三丁包子、千层油糕、翡翠烧卖、青菜或细沙包子均为绝品。三丁包子以精肉、冬笋和豆干丁为馅，其味融而不杂，丰而不腻，不愧“包中之宝”。千层油糕是将糖油面粉制成糕坯，切成六十四层的菱片，配以红绿瓜丝蒸熟，其白如雪，揭之千层，香甜细腻。翡翠烧卖的馅并不足奇，奇在做法之精、用心之深。将小青菜的茎脉抽剔干净，只留纯绿叶片，捣成细末后掺以火腿末、绵白糖和熟猪油拌匀，蒸熟的烧卖色如翡翠，咸甜交汇，回味绵长，妙不可言。此馅入了青菜包子，又是别样风景，酵面白腴无瑕，褶子细密有致，一咬油汤满口，清芳氤氲。若包内换了细沙，则更要趁热为佳，入口即化，舌齿生香，便从心底里升出大欢喜来。

早茶的丰盛精致，映着扬州的自古繁华。自夫差开邗沟、炀帝凿运河始，扬州交通畅达，财物集聚，渐成繁华奢靡地、风花雪月场。然而繁华与萧瑟、商贸与兵燹，自古轮替上演，扬州也有“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”甚至惨遭屠戮之时，上千年的阴晴冷暖、悲欢离合，尽数融于二十四桥的月影之中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阙《扬州慢》本为姜夔感伤扬州遭到劫犯、凋零死寂而作，竟被现在不少年轻人当“缓慢生活”、“闲适人生”来解。这似乎无理，却未必无情，或可体味今人欲缓释紧迫感和焦虑症而不得，那种“病急乱投医”的无奈。

一轮精肴细点食毕，当以一杯好茶作结。扬州有好茶，名唤绿杨春，与此处最美的颜色、最美的植物和最美的季节一一对应，字字相关。茶好必先水好，这更不消多说。扬州襟江枕淮，瘦西湖更是“两岸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”。有句俗语专门描述扬州人的日常生活：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。”前为用早茶，后是泡夜澡，虽然直白却可传神。水乃至清至柔至美之物，与其常有肌肤之亲，生活自然就逍遥起来，性情自然就安详起来，人自然就美丽起来。

所需的，是时间。早茶用了一个多小时，似乎奢侈；但若以正餐心态视之，并不过分。况且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居三顿饭食之首，开全日心态之始，又岂可等闲食之？想到自己过去，粢饭油饼边啃边走，此为常态；汉堡蛋卷小桌小凳，不亦可怜。至于那杯香气了无、寡淡至极的咖啡，千万休再提起。美食令人乐于生活，犹如艺术令人乐于生命。我着实是日日愧对新晨、顿顿辜负前生了。

下扬州，最好是清晨。倘我的时间是一株柳树，必将每天最早抽出的一条新枝，轻轻折下，栽于扬州、栽于扬州的每一个清晨。

壶中四季倩香稠，细点精肴绕齿柔。

若以浮生为寂柳，初枝欣折下扬州。

书法　徐根勇

在赤柱寻找邓丽君

甘鹏

每次去香港都想去赤柱转转。不明白我的人会说：“吃海鲜就不要去赤柱啦。”嗨！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意，我是要去赤柱“探望”邓丽君。

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——至今年5月8日，伊人逝去已经21载。美丽的化身、灵魂的歌者，多少人在她的歌声里得到慰藉。以我来说，每次听邓丽君的歌，就好像一个熟悉的朋友在耳边细语，温柔、笃定、绵长。好的歌手将情感与歌声一起刻录进唱片，一首首传世的歌曲保存了她的气息。21年过去了，多少人依然“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”。而我身体力行，这几年，去过金宝山筠园，到过福寿园衣冠冢，探访过高雄“纪念馆”，在东京唱片店寻找她的唱片……感受邓丽君“存在”的证据。最后发现，赤柱是最有邓丽君气息的地方。

赤柱是邓丽君香港故居所在地。为什么选择郊远的赤柱居住，而不是繁华的尖沙咀或者名流云集的加多利山？去了多次之后，越来越明白邓丽君的选择。过隧道，途经深水湾、浅水湾，熙熙攘攘，万丈红尘都抛在身后，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弹丸之地的香港，赤柱是最近距离的天涯海角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邓丽君从一位英国夫人手上买下一栋古董楼，粉刷成自己偏爱的粉红色，从此大门一关，过上公主深藏于深闺的生活。她的窗口可以看到大片的海洋，无垠的天空。她在海风里，遥望大千宇宙，思索小我人生，写下“莫将烦恼著诗篇，梦短梦长同是梦”的句子。

“女郎，你为什么独自徘徊在海滩，女郎，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浪”——这是邓丽君名曲《海韵》的歌词。而邓丽君也真的会跑到赤柱海滩去戏水，自得其乐。帆船俱乐部的年轻人发现了她，兴奋地要合影，她来者不拒，只说：“我补个妆哦。”十几岁已经出来唱歌，什么场面难得倒她？

其实赤柱市场里的乡亲们大多出卖过她。自从发现大明星居住在此，无数眼线盯着她一举一动，卖情报给八卦杂志，引发不少偷拍事件。当然是不愉快的，可是邓丽君也没怪责过谁。她总是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都是为吃碗饭。”于是，过了那么多年，他们都还记得她的好，提起她，称她为“邓小姐……”语气就像在说一位远行的亲友，带着某种遗憾，欲言又止。“邓小姐人很好……”但她已不会再回来。

当年的粉红香闺前几年已转售拆除，赤柱也并没有一家唱片店在卖邓氏歌碟，若然是要去找一个具体地方凭吊或拍到此一游的照片，在赤柱是找不到的。但是悉心感受，邓丽君又无处不在。她在海风里、她在斜阳下，她在天空中，在人们的温暖回忆间。她留予世间的美好，感染一代代人，任昭华自身畔流逝，恒远不朽。

人活一世，肉身总要灰飞烟灭，行过的路说过的话做过的事，是曾经存在的证据。

君子于役

——一首希腊“闺怨”歌

邵南　译

窗外正下着雨，雨打着我的屋檐，
雨打着我的门扉，无休无止的雨啊。
想你正在前线，在一条战壕里，
死亡围困着你，无休无止的雨啊。

我也正在前线，寄身于家书一纸，
深藏你的军衣袋底，甜蜜地受着熬煎；
而你也身在家中，到处是你的踪迹，
到处是你的眼神——那残霞般的伤痕。

窗外正下着雨，不见一封书信，
不闻半点音讯，在那乌黑的天边。
保重啊我的长风，保重啊我的晚宴，
保重啊我的夫君，小心那炮火连天！

（谨以此译作纪念5月8日二战欧洲胜利日）

大姐

陈志泽

大姐一直当着医院的总护士长，她做护理工作远近闻名，只就静脉注射一项，就有“一针见血”之誉。年轻护士碰到特别不好打针的病号、老打不了时就会大叫“快请陈总长”，这也难怪，这是她早年练习在兔耳朵的血管打针练出来的。可大姐的真正本事却是我不久前才知道的。那天医高专退休老教师的刘先生对我说：“你大姐最大的贡献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在她任地区护理学会会长期间，把全地区的护理规程统一起来，过去都是各个医院自行其是……”我听罢一阵激动，“我不知道的多着呢。”我说。我只知道我的两个孩子来到人间见到的第一人都是她。再就是，她平凡的护士工作赢得许多病人的赞扬，而她自己却因为一辈子做护理工作，站的时间太长，还没到退休就得了腿关节的毛病，行走困难。

“家庭中有人需要打针，可以把药拿回来自己打，省得一次次跑医院”。我第一次请教她如何打针，她就教会了我，明了又透彻。“你腰佝佝的？”大姐眼利。有一次发现我挺不直。“天气变化，疼。”“你试试服三维B，多吃几片。”果然有效。这样的例子多得是。还有一次，她竟然看出我的羊毛衣破了，“你拿来给我补。”“不用，又不是穿外面。”我哪里忍心让她做这种费神的事。“穿里面也要补，小孔不补大孔叫苦。”这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大姐织毛衣很拿手，补，也不在话下。

大姐夫已病故，儿子、媳妇都上班，退休后的大姐常常只能和电视、书报做伴，我时常过去聊聊，可每一次我才去一会儿，她就赶我走，她怕影响我的生活。

人生最后一站是医院，大姐突然就住进她工作了数十年的医院。不久她就从这一站出发到遥远的另一站。这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，这时我正好病了，让这霹雳一炸，就更是起不来了。那一天，亲戚们都为她送行，我却无法为亲爱的大姐送上一程——想不到我唯一没能为远行的亲人送别的，恰恰是最疼我爱我的大姐，我心里的痛，难以忍受！

去年冬天，我搬出最爱的羊毛衣想穿，突然，我发现，羊毛衣何时破了一个窟窿。“找大姐去。”我在心里说，可随即就呆若木鸡了——到哪里寻找大姐？羊毛衣在我的手中颤抖了……

红色学校——外国语学社

陆新

十日谈

红色记忆

“呜——”悠长的汽笛划过有些薄雾的江面，几只灰白色的江鸥仍在船头优雅地滑翔，一个精干沉稳的青年倚在甲板的栏杆上，望着流逝的江水若有所思，他叫刘少奇。

这是1920年清秋的一天早晨，不久之前，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组织的湖南“俄罗斯研究会”和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此行，他要去设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，为赴俄留学做准备。

历史似乎特别垂青新渔阳里6号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许多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。1920年9月，新渔阳里细心的邻居们发现6号的大门上挂起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：外国语学社，寄发的信函也加盖了这五个字的竖长条蓝色印章，9月28日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头版还登载了招生广告。看来，一所新学校又要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呱呱坠地了。

不错，这是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我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“新学校”：一个红色的“摇篮”。它名义上公开办学，其实学员主要由各地革命团体和进步人士推荐，校长是旅俄华侨、俄共(布)党员杨明斋，秘书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，他们和授课的教师除了教俄文的俄共（布）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与思想进步的王元龄以外，全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：杨明斋教俄文、李达教日文、李汉俊教法文、袁振英教英文…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“茅盾”的沈雁冰，为筹建学社图书馆捐献了80元稿费。

这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、点燃革命火种的学校。它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，即在掩护青年团活动的同时，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，赴俄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。刘少奇报到后，被安排在学员最多的俄文班。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两楼两底一天井的石库门房子，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，楼下是教室和饭堂。教室里，摆着几排课桌和长木凳，一块大黑板挂在粉白的墙上。学员半天上课，半天自修或做工，每周举办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。

这是一所朝气蓬勃、激情澎湃的学校。一个个来自四面八方，操着南腔北调，却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这里相聚。三尺课桌，豪情万丈；天井狭小，心怀天下。明灯灿灿，他们如饥似渴地捧读散发出油墨清香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秋雨绵绵，挡不住他们深入工厂调查研究、组织工人集会的脚步。月色溶溶，工人夜校里活跃着他们宣传革命道理、帮助建立基层工会的身影。马路长长，他们参加示威游行，向路人发送传单。寒夜漫漫，他们协助编辑《劳动界》周刊，相帮油印“中俄通信社”的新闻稿件。

这是一所以苦为乐、虽苦犹荣的学校。白天，少时二三十人、多时五六十人挤在一间大教室里上课。晚上，外地学员就住在二楼的客堂和厢房，人多床少，许多人干脆睡地铺。学员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五元六角，他们五个人分吃四个人的饭菜，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报。

这是一所群英荟萃、人才济济的学校。从目前所知有名有姓的58位学员中，许多人在这里加入了青年团，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，不少学员日后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，他们是：刘少奇、任弼时、任作民、罗亦农、萧劲光、柯庆施、李启汉等，还有革命作家蒋光慈和曹靖华……

1921年4月初，春暖浦江，雨过天青，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刘少奇，与任弼时、萧劲光、曹靖华等十几名学员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货轮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，其他选送的十余名学员将随后分两批陆续前往。在码头上，出发和送行的学员们或许都不知道，他们为之献身的中国共产党即将于这年7月在上海诞生……

明日请看《毛泽东与一大》。